

题最后发言。这可能是个策略上的手法，但是假如不止一位代表要求最后发言的话，就会导致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我当然只好建议发言者在发言登记截止时间前一秒钟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发言人名单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是最后一名；可是这就会需要用刹那计时法，而且当不止一个人挤着去抢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不能排除发生混乱的可能性。

199. 所以我要坚持这条规则：任何人不得要求享有就任何一个议题最后发言的权利。

200. 第二个问题是一些代表在同一次辩论中不止一次发言。过去大会从未求助于议事规则第七十二条，该条规定大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代表对任何问题的发言次数。”当然，这条规则接

着说：“在对规定上述限制的动议作出决定前，可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这个动议的代表发言。”

201. 我并不想在一场十分复杂的辩论中间又搞起另一场辩论。但我要向各位代表建议，我们应把任何一位代表可以在辩论中发言的次数限制为两次。另外，总有行使答辩权的做法，代表们在行使答辩权时可有第三次发言的机会。

202. 我不要求马上就作出决定，因为我所说的话可能对不少人来说是意外的。不过我肯定明天要寻求大会的指导和合作。我希望它会乐于与主席合作。

下午六时五十分散会。

第八十八次会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时零五分纽约

主席：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先生
(斯里兰卡)

议程项目 29

中东局势(续)

1. 主席：昨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发言，对先前的某些发言进行答辩。由于昨天没有时间了，所以我请他今天发言。

2.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国代表团在行使答辩权时，拟就昨天〔第八十七次会议〕在此讲坛上所作出的一个发言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加以澄清。有一位发言人提到拉宾将军在社会党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特别是提到在那次讲话中，这位将军谈到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且希望在中东地区也能举行一次类似的会议。全世界都欢迎赫尔辛基会议，认为它是一个有助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良好步骤。

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也呼吁贯彻执行赫尔辛基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

3. 参加赫尔辛基会议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它们之间或许有某些分歧，但这些分歧可以通过协商、谈判和调解来解决。这些国家都曾表达过要求和平、合作、建立融洽的相互关系并且互相尊重各自主权的愿望。但是，拉宾将军提出召开会议的要求时，他的部队由于进行武装侵略的结果，还在占领阿拉伯土地，并且不顾联合国各机构所通过的许多谴责这种占领的决议，想要永久占领阿拉伯土地。所以，他要求召开的会议是一次占领军和占领的受害者之间的会议。拉宾将军一面拒绝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就他对巴勒斯坦国民推行和实施的政策所通过的决议，一面却要求召开会议。他一面阻挠巴勒斯坦人行使他们在被驱逐以后返回家园的权利，一面却要求召开和平会议；他一面坚持反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原则，一面却要求召开和平与合作会议。他在要求召开和平与合作会议的同时，却奉行种族主义哲学，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颁布的各种制度，而这些制度，正如巴勒斯坦的某些犹太人所描述的

那样，甚至比纳粹制度还要不公正。他要求召开会议，却事先又宣布他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各种权利，其中包括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权利。他在要求召开和平与合作的会议的同时，却坚持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参加有关中东问题的和平会议。

4. 参加赫尔辛基会议的国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世界人权宣言完全一致，丝毫不违反宣言的原则。赫尔辛基会议参加国坚信各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这些就是赫尔辛基会议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和拉宾将军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所奉行的原则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奉行的原则有天渊之别。哪怕只是含蓄地说这两种原则有类似之处，也是对真理和历史的歪曲。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拉宾将军的概念和思想本来就是建立在歪曲事实真相和篡改历史的基础上的。这一套我们已领教够了，现在该是结束这种歪曲篡改、颠倒黑白和企图使国际社会丧失理智的做法的时候了。

5. **主席：**现在我们继续对议程项目 29 进行辩论。在请今天上午的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大会注意一下我昨天提到的有关发言人在发言名单上登记的建议，特别是如下意见：任何发言者对这一议题都可以要求有最后的发言权〔第八十七次会议，第 196 至 202 段〕。我希望我的话已得到认真的考虑。我提到的另一点是代表在辩论中的发言次数问题，这一点议事规则第三十五条和第七十二条已有所规定。我想给各个地域集团和区域集团时间，以便他们在彼此之间讨论这一问题，而不是强行在这里解决它。让各个代表团表现出自我克制精神比我急于要求作出决定要好得多，这样做可能比辩论本身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

6. **努赛贝先生(约旦)：**我想了好久才决定说些什么以及讲多长时间，因为一谈到中东问题就难免旧事重提，而且这个问题对朋友和对手来说，必然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然而我必须请求绝大多数会员国表现出耐心和谅解精神；这些会员国多年来对我们的正义和无可非议的事业一直给予巨大的、真诚的和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也答应尽可能讲得简短些，因为一个人不能够也不应该重复那些索然无味的整个联合国机构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不允许用武力获取领土，会

员国有维护其领土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的权利，以及每个民族有自由、自决和认同归属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也不想在这一杰出的大会上列举大会就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家园和实行民族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所郑重通过的许多决议。

7. 这些决议中，最近的一个是在仅仅十天前通过的〔第 31/20 号决议〕。但是扼要回顾一下对有关本议程项目的一些最重要的背景情况或许不至于不恰当。这种回顾应能使我们重新想起这些事，以免遗忘。

8.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清晨时刻必须作为最背信弃义的日子载入史册。那一天，正当人们真诚而紧张地努力设法使迅速扩大的全面危机缓和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空军突然发动了战争，于是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引起了全世界的注视与焦虑。这是典型的中东珍珠港事件。

9. 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担心——以色列过去十年的政策证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局势正朝着看来是根据一项特意制定和精心设计的计划征服和并吞三国领土中已定为攻占目标的那一部分领土的方向升级。因此，三国暂时弥合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切分歧，匆忙缔结了一个共同防御协定。三国在协定中庄严保证：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进攻，就是对它们三国的进攻。当姊妹国家面临共同危险时，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一家消息十分灵通的以色列报纸在战后直截了当地和趾高气扬地说过：“我们给他们设下了陷阱，而他们竟真的陷了进去”。

10. 我不打算对肮脏的所谓“六天战争”——实际一个小时就定局的战争——背景作进一步的分析。英雄与恶棍，歌利亚与大卫们，虚构故事和传奇式的事物可以写成很好的小说，甚至可以拍成更好的电影；但是历史——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在读历史呢？——即使更为真实，却远不是那么激动人心。

11. 不去说历史和传奇，一九六七年战争的最后结果是三个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领土被占领了。

12. 此后，安理会通过了第 242 (1967) 号决议，该决议除了别的之外，还重申了不允许通过战争来获

取领土的原则，要求以色列部队从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达成一项关于安全和公认边界的协定。巴勒斯坦人民还没有被人们垂目，既然他们仍然作为人类而存在，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因此把他们当作难民一笔带过，而这种难民的地位将使他们永远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13. 第 242(1967) 号决议的命运是十分可悲的，下面我还要加以阐述。雅林大使是一位卓绝的、忠于职守的外交家，他奉公守职的严肃认真，一如其人。多年来他一直忙于穿梭外交，直至他的无限耐心消耗殆尽。他的使命带有聋子对话的性质。当他失望时，他就同时向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提出具体的问题，阿拉伯国家以明确的措词作了认真的答复。埃及和约旦送去了完全相同的答复，因为这些答复是它们在一起拟就的。以色列人无动于衷，不急于受具体东西的约束，甚至不想因别的事而分散它对并吞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所花的精力。他们作出了愤怒的反应，指责雅林大使超越了自己的职权。我记得七十年代初有一次我问雅林大使最近的局势如何。他瞪着眼睛说：“我正要问你这个问题呢！”他肯定已得出结论认为，他的努力都是徒劳，他据此向安理会作了报告。

14. 一位众人皆知、肩负重任的美国杰出领导人被派往中东就地考察局势并向他的政府报告他的考察结果，他回去时怀疑自己染上了一种革命思想，他大胆地在公众面前提出了这一革命思想，即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应该是“不偏不倚”。不幸的是，这一番话同安理会第 242(1967)号决议一样，至今尚未兑现。

15. 但是事情并不仅限于此，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位杰出的美国政治家参与其事，他是正式而且最直接地参与制定中东政策的人。这位政治家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先生。他正式提出了一个计划——“罗杰斯计划”——规定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以换取和平。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国家接受了这一计划。以色列以迂回的方式拒绝了这一计划。这项主动行动突然中断，因而我们今天还在辩论中东问题。

16. 既然甚至面对可悲的局势也未必不可以说些幽默的话——这至少可以使听者感到更有趣味——

那么请允许我讲一个小故事，讲这个故事的人，其幽默之程度并不比有名的用阿拉伯语来说叫作朱哈的人逊色，朱哈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胡哈。

17. 从前，胡哈的一位朋友对他说，他有要事需要离家外出，他问胡哈是否能在门口代他守护这幢房子。胡哈恪守诺言，直到他等得不耐烦了。但为了不对他的朋友食言，胡哈把他答应保护的那扇门拆了下来，把它背在背上径直到市场去了。那房主在市场上看到胡哈大为惊愕，对他说：“你答应在我回来之前为我看守房子，现在我知道你食言了。”对此胡哈回答说：“不，我的朋友，我并没有食言呀，你要我给你看守家门，你瞧，那扇门就在我的背上，安然无恙。”当然，就在这段时间里，那幢房子已被贪婪的过路歹徒抢劫一空了。

18. 中东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正当赞美和理性的颂歌仍在安理会和世界上某些国家的外交部里高唱和回响之际，正当人人都在捍卫神圣和睿智的安理会第 242(1967)号决议以及随后的安理会第 338(1973)号决议之际，有人却在这无门的房子里大吃大喝，狼吞虎咽，把房子及其住户洗劫一空。第 242(1967)号决议和第 338(1973)号决议实际上还剩下些什么呢？以色列一面坚持说第 242(1967)号决议应该是公平解决问题的基础，一面又在实际上废除它，使它变成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因为它一贯拒绝尊重关于维护被占领国家领土的完整及其人民的基本人权的日内瓦第四个公约。^①

19. 一九七三年六月，安理会应埃及的请求，举行会议讨论停滞不前的中东局势。^②我同我国代表团一起出席了这些会议。当时我是从罗马来的，我必须承认，安理会在那年仲夏举行会议一事曾使我感到惊讶。

20. 辩论按常规进行，当时的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敦促安理会负起责任来，而前以色列大使特科阿先生则动辄作出傲慢而且往往是咄咄逼人的反应。安理会未能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扎耶特先生最后所说

^①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

^②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年》，第一七一七—一七二六次、第一七二八次和第一七三三—一七五五次会议。

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当时他说：“我就要回埃及去了，我对我的人民能说些什么呢？难道我就两手空空回去么？”三个月以后，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爆发了解放被占领领土的战争。随着残酷的战斗而来的是石油禁运和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升级，从而把全世界带到了战争的边缘。

21. 由于超级大国的卷入是那么深，一九七三年的战争就毫无结果地停下来，但安理会通过了第 338 (1973) 号决议，再次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土撤军，同时，在美苏两国共同发起下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了关于中东的和平会议，以求制定出一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公正、公平和持久的办法。联合国和平会议只开了几次会，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制订了几个脱离接触的协议以免战斗的双方直接对抗；局势又回到先前那种为人们所熟知的“停滞性膨胀”局面。我借用这一经济学术语是为了强调如下事实，即从外表看来，局势似乎是停滞不前，而从内部来看，即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情况来看，以色列攫取和兼并阿拉伯土地的野心则在不断膨胀，这种膨胀的势头仍在继续而未见减弱和收敛。对此，我无须作进一步说明了，因为就在几天前，安理会、大会以及联合国一切有关的委员会都曾经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了以色列。

22. 今天的情况如何？明天的情况又将如何？什么问题最重要？有三条途径可以利用来寻求中东的公平与公正的和平，我现按其轻重缓急次序一一加以说明。

23. 第一条途径是尽快召开有关各方都应参加的联合国和平会议。我在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期间所作的发言〔第六十九次会议〕中说过，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各方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真正的和平，只要它是公正的公道的和持久的和平。我说过，那将揭开该地区历史的新篇章。我所说的话已记录在案，在此不必重复，不过，我当然恪守我在那次发言中讲过的话。

24. 第二，如果联合国和平会议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那么我们的第二条途径就是以不因一开始遇到挫折就停止不前的坚持不懈的态度向安理会求助。如果我们在安理会会议厅

里由于有人使用否决权而没有希望实现我们的要求并使我们有失体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转向第三条途径。

25. 第三条途径则是要求大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考虑一下根据“联合一致共策和平方案”——这项方案赋予大会以履行宪章第一条第一项所规定职责的剩余责任——大会可以并且能够采取何种实际步骤。大会的压倒多数代表着全人类的压倒多数，它坚信正义、恪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大大超过我们大家都听腻了的那个机械多数性诽谤的陈词滥调。

26. 我们决不应该再把中东问题列入已经有一百五十项之多的议程项目中去了。有关这些项目的决议通过了或者没有通过都未受到重视。整整十年的情况应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决不要再把自己或者大会置于那种不起作用、软弱无能的不光彩境地了。大会代表着全人类，代表着全球各地的几十亿人民，按理说它应该说做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不是由于别的缘故的话——如果再次要求大会讨论中东问题，它就应该依据宪章所赋予而且实际上已经拥有的权力去做。

27. 与此同时，让我们大家都希望第一条途径——即以务实的方式迅速召开联合国和平会议——能够使中东和全世界从悬而未决的中东冲突这一火药桶所显然固有的潜在危险中解脱出来。我在早些时候说过，我们现在正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让我们决定走建立公正的、公平的和真正和平的道路吧。我一想到另外一条路就不寒而栗。

28. 如果不是由于赫尔佐克大使昨天在大会〔第八十七次会议〕的发言中所讲的一些话，我的发言本来打算就到此为止；他在那次发言中曾经提到我在巴勒斯坦问题辩论过程中向大会所作发言中讲的一段话——也可能是一句话——他提的时候却是断章取义的。当时我经过仔细斟酌和全面衡量之后提出，迫切需要在联合国的适当赞助下，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调解工作。我特别提到秘书长为进行这项工作的——不论是各别进行还是与安理会一起进行——而提出一项倡议并且以我在那次发言中解释过的充分理由论证说，为了保证调解工作取得成功，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均应参加这一工作。

29. 我说了那番话,我从来不害怕说出我所坚信的东西。我说过,我们应从过去几十年的痛苦、冲突和偏见中摆脱出来,揭开中东以至全世界历史的新篇章。我想我已经提出了实现真正和平的实质性的、真正的和公平的办法,它可以作为认真进行讨论以求达到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我想,我就这个万分危急的问题所作的全面发言应得到实质性的答复。赫尔佐克大使说得对,他所作出的愿意走下这个讲台来握手以示友善的表示并没有唤起我的响应。

30. 我一生中很少有意对人不礼貌的,我最恨的莫过于仇恨本身。但赫尔佐克大使难道真的认为国家的命运,一个整个被驱至荒野,无家可归的民族的生存,可以用握手和甜蜜的微笑粉饰过去或一笔勾销?以色列大使难道真的以为我是那么幼稚无知,我对我的人民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苦难那么无动于衷?难道这位大使没有认识到或体会到,我在本大会或其他地方所讲的每句话,都是由于想起而且是经常想起我曾有幸了解并就近为其服务多年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满脸愁容才讲的吗?难道以色列大使不懂得从被占领领土上我的人民手中没收每一寸土地,每一片领土犹如从我身上割去一块肉一般痛苦?我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宝贵东西已经很少了,事实上,到现在我们已丧失了一切。我身居纽约,过着比较优越的外交界生活,而我的人民却整整十年生活在以色列的占领下,过着屈辱、痛苦和无依无靠——暂且不说绝望——的生活,因此我有一种深深内疚的感觉:或许我没有把他们的苦难充分表达出来,这一点难道以色列大使不明白吗?我不想再详尽描绘我的人民所遭受的可怕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了,我只是说明为什么赫尔佐克大使的姿态没有唤起我的响应。我原打算去详细探索新的领域,新的境界,新的出路,但不幸的是,我必须设想有人完全而且也许是故意误解我的话了。我们神圣的土地,正如以色列部族见到我们的土地及其人民时所描绘的那样,是牛奶和蜂蜜之国,它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蔬菜和水果,但它不可能产生幼稚的人或软弱的人。如果我们这一代未能赢得正义的和平,我们的子孙能够而且一定会赢得这种和平。我们不必那么自私,非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到这种和平不可。但愿人们不要把我们的倡议和争取真正和平的姿态误解为软弱的表现。

31. 我已经特别讲到,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有两条道路——要么是真正的和平,要么是几代人的斗争。由他们去选择吧。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各种选择,因为除了我们的痛苦和镣铐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失去的了。

32. **霍拉伊先生(匈牙利)**:迄今还没有解决为中东问题找到一个公正、全面和可靠的解决办法的问题,而且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解决这个问题中那些主要和基本问题的工作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出现紧张局势和在世界那一地区可能发生新的突发事件的根源并没有消除,而且仍然在起作用。这一尚未解决的冲突仍然使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感到严重焦虑与不安,并且毒化着国际气氛,妨碍国际缓和的发展。目前中东既不战又不和,也没有安宁可言。

33. 另一次中东战争对那个地区以及整个国际形势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不必赘言。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因此,刻不容缓地达成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是至为重要的。

34. 我国政府认为,应该在一项能够恢复该地区公正和稳定的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基础上解决这一冲突。然而,如果不解决关键问题,如以色列军队从它一九六七年的军事侵略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出的问题,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以及保证卷入中东冲突的各国的安全问题,就不可能达成持久与和平的解决办法。

35. 在黎巴嫩发生的灾难性事件,进一步证明急需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世界那个地区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严重恶化,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正日益加剧。

36. 人们曾经幻想,采取逐步解决的方针就能导致最后解决问题并使中东平静下来,但这种幻想已经破灭。尽管通过分别解决办法的确收回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某些特定地区,但实际上这种办法并不涉及在全盘解决办法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它实际上只带来表面上的进展,并没有真正解决实际局势问题。这种办法非但没有缓和局势,反而使局势更加微妙和复杂了。实际上,它还给解决问题带来了新的障碍。这些活动所掩盖的真实意图与全面解决问题毫不相

干；倒不如说，它是与油田、战略地位以及中东各国的社会现象和作用联系在一起。这种尝试旨在使阿拉伯国家相互对立，迫使它们不能团结一致地行动，从而达到削弱阿拉伯力量并阻碍它们社会进步的目的。

37.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之间的冲突历史证明，不根本解决这一地区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东既不可能实现和平，也不可能获得安全。

副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行主席职务。

38. 主要问题之一是以色列军队攫取和控制阿拉伯领土的问题。在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发动的四次战争中，以色列根据分治计划所分得的领土一寸也没有丧失。相反，它侵略、占领和并吞了阿拉伯土地。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的领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的征服行动，使它控制的领土增加了二倍多，并将多达相当于以色列人口一半的居民置于其统治之下。以色列人似乎要在那里定居下来，永远不走了。以色列领导人常常公开宣称，他们拒绝从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存在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分界线内撤出他们的军队。这绝不只是说说而已。以色列已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改变自然特征、人口结构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地位。侵犯人权，阴谋破坏人民对这些政策措施的抵抗，这些是以色列奉行的方针的又一组成部分。这种言论和行动无助于为寻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所作的努力，相反，这实际上是对联合国宪章所特别载明的基本原则以及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禁止使用战争手段获取领土的第242(1967)号决议的挑战。这些言行又一次表明和证实，以色列已被扩张主义政策冲昏了头脑。并吞别国人民的土地，只能导致长期的敌对和仇恨。这种政策危及可能导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谅解基础。

39. 我们认为，除非以色列军队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否则中东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继续占领和因此而可能爆发新的军事冲突，这些都是对整个国际局势的永久性威胁，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的行为。承认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前存在的边界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最后边界，是可以据以达成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唯一合理基础。

40. 中东冲突的另一个基本因素是巴勒斯坦问题。现在事情愈来愈清楚，中东危机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如果不着重按照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原则，换言之，如果不是在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自决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实现民族独立和获得主权的权利的基础上，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就不可能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已是普遍承认的事实。除非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否则中东局势仍将是一个长期威胁世界和平的根源。我们感到痛惜的是，一九四七年以来大会和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所通过的将近两百项决议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而无法贯彻执行；这些国家时至今日仍然不愿为解决中东问题所作的努力并对属于这个范围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就在上周通过的大会最新决议〔第31/20号决议〕批准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A/31/35〕所提出的建议，认为它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进程。这一有意义的文件应该使每一个致力于公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感到鼓舞。巴勒斯坦问题终于开始在致力于寻求政治解决这一国际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的联合国讲坛上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对此我们表示满意。

41. 我国政府认为，中东每个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在独立、自由、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生活。只有真正政治解决这场冲突才能获得这些有利的条件。现在已有一个适当的国际讲坛可以同时审议中东冲突有关的全部或几个关键问题。这个讲坛搁置不用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个供冲突中对立的双方进行对话之用的声望卓著并具有实用价值的讲坛所提供的各种独特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赞同苏联关于日内瓦会议应恢复工作的建议〔A/31/257-S/1208〕。迄今为止发生的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别的可靠的办法能够就与冲突有关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那些低估或有

意破坏在这崇高讲坛工作的人是在危害和平。现在的任务是恢复有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直接有关各方参加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谈判，而不要再作无理的拖延了。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复杂性以及参加者在寻求全面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42. 我国政府深信，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只有在解决了如下一些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之后方能实现，即使以色列军队从以色列一九六七年的侵略后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的问题；实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各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满足他们要求建立自己国家的正当民族愿望的问题；保证中东各国在公认的边界内有保障地、安全地和平生活的权利问题。

43. 最后我要表示，一如既往，匈牙利的指导方针是尽力促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整个中东问题获得和平解决。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消除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因为它们威胁中东以至全世界的和平。我们继续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侵略的正义斗争，继续而且将来还要坚持给他们各种援助。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是为中东各国人民缔造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最适当的讲坛。

44. **塔吉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会正开始关于中东项目的辩论。这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它使世界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和平，要么战争。大会去年讨论过这一议题并且通过了第3414(XXX)号决议。决议重申了明确的原则，并请秘书长通知包括中东和平会议联合主席在内的有关各方，同时要求他注意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安理会和第三十一届大会提出有关的报告。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执行这一决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是由于以色列不肯让步、一直拖延和不执行联合国决议所致。

4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一个位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对中东极为严重的局势深为关注。由于以色列继续占领着阿拉伯领土，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并且坚持否认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一局势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46. 以色列企图巩固其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这一做法不利于实现公正和持久

和平的事业。恰恰相反，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同时也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因为这些原则禁止通过武力占领或获取领土，认为任何哪怕是暂时性的军事占领，或者任何通过武力并吞别国任何一部分领土的做法，都是一种侵略行为。以色列把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犹太化并改变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文化结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决议的另一侵略行为，应该继续受到相应的谴责。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援助无异于努力巩固其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各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援助，从而迫使它贯彻执行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的目的是在这个地区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47. 我们深信，当前的中东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仍然是一种严重威胁，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促使以色列全面贯彻执行联合国大会以及安理会就巴勒斯坦和这两个问题通过的所有有关决议。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为了行使宪章赋予它的职责，应该在最近的将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确保按照适当的时间表迅速贯彻执行大会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这些决议的目的是：根据一项在联合国范围内并在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参加下达成的全面解决办法，在该地区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这一解决办法应该保证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全部撤出，全面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及确保他们享有这些权利。

48.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在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以及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决议的基础上，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因此，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的国家认为，恢复中东和平会议是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理想方法。这次会议的召开应以有助于会议成功的各种因素为基础——即根据大会第3375(XXX)号决议，由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平等地参加会议。

49. 我们欢迎秘书长为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本届大会应该请秘书长继续作出努力。我们还要强调指出，阿拉伯国家已经郑重表示了达成公正和平的愿望，因而以色列必须

尊重联合国的决议。否则，阿拉伯国家将被迫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去解放被占领的领土。

50. **奥贝德利先生(卡塔尔)**:重新审查中东局势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重新审查时应该以基本事实为依据,应该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质和起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被侵占,因而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正是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于四分之一世纪多以前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蒙受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非法的实体,而这就是这个危机的真正根源。以色列一直奉行了殖民主义政策,这一政策是以并吞阿拉伯土地、改变其地理特征并在那里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为基础的。敌人还引进许多新的移民,以便给世界造成既成事实,并保证最后把这些土地并入这个不承认任何边界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51. 对于被占领领土上的居民所遭受的敲诈勒索、残酷镇压、严刑拷打、监禁和大规模逮捕就不必说了。这些居民中有许多被驱逐出境或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城镇和村庄。本国际组织对未能制止这一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殖民主义政策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的责任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七年它决定使巴勒斯坦分治时所犯的根本错误。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决定是由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施加压力、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集团提出种种理由以及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罪恶现实和以色列的侵略意图全然无知的结果。

52. 中东局势不应该使我们忘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所赖以存在的历史和政治事实,这一实体自夸给这样一块土地带来破坏与灾难:这块土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来之前,一直是一片和平、安全、宽容以及所有的种族、部落和宗教共处的景象。联合国文件、还有那些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发端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所出版的各种书籍和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揭露了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计划。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都证明,甚至在以色列建国二十九年后的今天,它并不满足于它不正当地得到的土地,而是再次发动侵略,占领了巴勒斯坦所剩下的一切土地以及西奈和戈兰高地。

53. 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发动了预谋的侵略以后,伊尔贡,哈加纳和斯特恩集团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对无辜的男女老幼采取恐怖主义的野蛮行动,他们杀人放火,毁灭了三百八十五个以上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其中包括迪尔雅辛、基比亚、阿斯萨穆以及其他无数村庄。在那以后,以色列又在一九五六年策划了反埃及的苏伊士战役。由于战斗部队和世界舆论的团结一致,才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它又和帝国主义势力一起策划了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侵略,其结果是如我以上所述,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西奈和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中的坚决反抗,清楚表明阿拉伯人民决不会同意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他们哪怕是一寸的神圣领土。

54. 中东和平的建立不能以阿拉伯领土被占领或者以牺牲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为代价。因此,巴勒斯坦和中东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本国际组织及其各个机构和团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它们正在谋求公正和全面解决该地区存在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两个不能分开的问题,联合国及其各机构以及不结盟国家召开的会议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论述了以色列对这个地区的侵略行径和扩张主义阴谋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人的方面所带来的后果。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一下大会通过的决议,其中最新的一项决议是上周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31/20号决议,以及昨天特别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C.A./SPC/31/L.9-12],这些决议谴责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推行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我还要提及大会去年通过的决议,就巴勒斯坦事业和巴勒斯坦人民而言,这些决议被认为是联合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其中有个第3375(XXX)号决议,大会在这项决议中要求安理会考虑并通过一些必要的决议和措施,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及收回财产的权利,要求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有关各方平等的地位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各种努力、讨论和会议。我还要提及第3414(XXX)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再次重申不允许通过武力获取领土,谴责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并且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军事和经济援助。大会已经请秘

书长把这个决议的内容通知包括中东和平会议两位联合主席在内的有关各方，并通知它们需要注意这一决议的执行情况。

55. 我还要提一下安理会第 381(1975)号决议，这个决议规定继续辩论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辩论时要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的决议。这里我要问问：这些决议究竟贯彻了多少？日内瓦和平会议在哪里？秘书长给第三十一届大会的报告亦即文件 A/31/1 的第一章所提到的担任该会议联合主席的两个国家之一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它强调该会议需要恢复工作，并且强调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会议两位联合主席在内的所有直接有关各方都必须参加会议。至于担任会议联合主席的另一个国家，它建议召开一次只由到目前为止一直参加谈判的各方参加的筹备会议，这显然是说它拒绝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

56. 为了回避全面解决问题以及不让日内瓦和平会议恢复工作，有人在以色列多方拖延的同时，借口等待美国选举的结果，借口黎巴嫩发生了已使成千上万无辜妇孺和老人丧生的事件，在联合国之外作了多次尝试，即进行所谓的逐步谈判。由于以色列顽固不化，这些谈判已陷入僵局。这些谈判只产生了部分结果，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谈判除了停滞不前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阿拉伯人以其忍耐和苦难的经历向全世界揭露了以色列及其盟友玩弄的花招以及他们的并不是真正在努力寻求和平这一事实。

57.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主张按照赫尔辛基会议的办法举行一次中东和平会议。我认为，他提出这一建议显然表明，他决意要推行拖延时日、转移联合国和巴勒斯坦人民对基本问题和日内瓦和平会议注意力的方针。这就使得局势变得极其严重和加剧了，因为中东局势确实是爆炸性的，受害的各方决心要改变这一局面并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利。

58. 迄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估计有数十亿美元的尖端武器运抵以色列的情况下，那个地区能建立起和平。以色列经常以维护本地区安全为借口——以色列至今尚未在它的正式声明中指明它的边界，并

且仍然认为可以通过武力获取领土——企图在每一寸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建立定居点。以武器和金钱的形式向以色列提供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援，其实际意图就是为其种种行径和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政策辩护，而这些行径和政策是和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第四个公约相抵触的。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使以色列能够实现它长期抱有的梦想。但是，阿拉伯人民的意志、友好与爱好和平国家的声援、人们对正义事业的支持以及导致侵略势力在印度支那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失败的现实经验，应该使以色列相信，不可能继续剥削别国人民了，同时也应该使它认识到，它的美梦不长了。以色列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它即将面临随着中东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出现扩张和收缩的局面。

59.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以色列现实和本质的一部分，其根源是它的非法存在。难道能说其根源是摩西五经、联合国提出的解决办法或者大国的支持吗？以色列的存在缺乏合法性，这就使它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一个异国，并且这也说明为什么它的政策是侵略性的。这一政策使我们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以色列的占领行为和纳粹的占领行为完全是同出一辙，因为这两种占领都是违反所有国际公约的规定进行武装侵略的结果。

60. 任何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都应该以以色列迅速、全面和无条件地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包括返回家园、进行自决和获得政治独立的权利在内的一切民族权利为基础。

61. 卡塔尔国深信巴勒斯坦和中东的事业是合法的和正义的，因此它的人民和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兄弟的阿拉伯人解放他们被侵占的领土，并使巴勒斯坦人民能重新获得他们对自己的家园和财产所拥有的权利。卡塔尔国还要重申，它支持大会采取一切步骤，以便以某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约条款的方式，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并建立在该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62. **主席：**埃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63.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昨天，以色列大使竟敢指责、否定甚至嘲笑大会的工作和审议。他的动机是尽人皆知的，因为他的政府和领导人

一向力图压制所有要求和平、要求制止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以及否定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行为的呼声。他还抱怨大会把一半时间花费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照我们看来，大会预算的百分之五十该由以色列来付；因为它占领了阿拉伯领土，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了野蛮的措施，因而大会有义务对这些关系到许多国家人民命运和生命的严重问题进行辩论。

64. 以色列代表对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协议以及埃及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烦恼，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对埃及在这两个兄弟国家间所起的微薄作用感到自豪。以色列代表想伪善地把上述两国之间的问题与中东局势作任何类比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两个国家谁也没有占领对方的领土，谁也没有否认对方的基本权利。以色列代表发言中最虚伪的一点，是他说他的政府在寻求和平。他连篇累牍地引述了拉宾先生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社会党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谈到以色列的和平愿望等等。但他忘记指出拉宾在上述讲话之前几天——确切的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到被占领的西奈领土去视察象以色列目前

在深入埃及的领土上建立的所谓亚米特那样的新定居点时所说的话。当时也是这位拉宾先生宣称：“我们的意图和目的是使我们的边界可以防卫；为了做到这一点，亚米特必须包括在以色列国之内”。他甚至硬说在埃及土地上建立定居点与寻求和平并不矛盾。这样，拉宾先生就提出自己或以色列对和平所下的定义了。在他们看来，把一些阿拉伯领土占为己有与和平是丝毫不矛盾的。因此，扩张和并吞是以色列对和平所下定义中的关键内容。拉宾先生在被占领的西奈领土发表的这篇声明是他在社会党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的解释性备忘录。

65. 以色列玩弄的这套把戏的名称就叫作欺骗国际舆论。我们在本大会这里正全神贯注于寻求和平以及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工作。我们相信，以色列领导人终将恢复理智并认识到骗人的言论和歪曲事实的说法将使他们一无所得。大会无疑能够区分哪些说法是骗人的，哪些说法是可以相信的。

中午十二时二十分散会。

第八十九次会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纽约

主席：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先生
(斯里兰卡)

议程项目 29

中东局势(续)

1.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通过了有关中东的第3414(XXX)号决议，其后的一年里，联合国为使中东问题的解决摆脱僵持局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此，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大会最近在全体会议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审议。特别政治委员会审议了中东问题的某些方面，如巴勒斯坦难民情况和以色列在它占领的

阿拉伯领土上的所作所为，这样做也具有重大意义。就安理会而言，今年，它召开的一百零七次会议中有三分之一即三十五次会议用于讨论中东问题。在那些会议上，安理会全面审议了中东冲突几乎所有的方面。然而，由于以色列的一些保护人的过错，安理会不论是对巴勒斯坦问题还是对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有关的一整系列问题，都未能作出积极的决定。

2.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尽管以色列和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疯狂反对，赞成解决中东问题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正在占上风。我们可以举出已经有所进展的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3. 首先，安理会审议该问题时出现的从质的方面讲是新的的一件事是：继大会之后，安理会在今年一月和六月的会议上，第一次把巴勒斯坦问题看成是解